

基于认知观的英语习语解读

狄伟进, 周 琨, 赵解语

(河北工程大学 文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 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基础, 重点探讨了英语习语的语义理据, 用三种认知机制即隐喻、转喻和常识分析了它们的语义推导过程, 从而进一步证实了英语习语意义的可分解性, 以及三种认知机制对于理解习语语义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英语习语; 认知语言学; 隐喻; 转喻; 常识

[中图分类号] H3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09)03-0100-03

英语习语是英语语言中的精华和瑰宝, 是人民智慧的结晶。恰当地使用习语, 可以使人们的语言更加精练、生动、形象, 往往收到言简意赅的效果。因此, 习语的掌握水平往往被看作语言习得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拟从认知的角度对“英语习语”进行解读, 试图通过三种认知机制, 即隐喻、转喻和常识, 揭示英语习语的意义理据。

一、Lakoff 的认知理论

根据 Lakoff 的认知理论, 人类的概念体系具有隐喻这一本质, 而隐喻又反过来构建和限制人的概念体系。^{[1](p65)} 事物的意义是让认知个体真正感兴趣的内容, 而意义是建立在个体以往的经验、他们的价值观、感情和洞察力之上的。意义并非客观地存在于语言之中, 它是语言符号和认知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Lakoff 认为有一些概念直接来源于我们的生活经验, 因为这些经验在概念形成之前就已在, 而且具有直接意义(如上一下的方位体验)。而另外一些抽象的概念(如爱、生气等)则以间接的方式获得。因此他认为习语至少是在三种认知机制即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概念转喻(conceptual metonymy)和规约常识(conventional knowledge)^{[1](p35)} 的基础上产生的。

(一) 概念隐喻

概念隐喻理论是由 Lakoff & Johnson^[4] 提出的, 在这个理论框架中, 隐喻被认为是一个概念域(源域)的结构直接传送到另一个概念域(目标域)。Lakoff 曾考察了大量英语语料, 发现英语的许多表述式都来自基本的隐喻。他把这种基本隐喻叫做概念隐喻。概念隐喻能派生出若干种日常语言的表达式, 自成系统, 因而也叫做概念隐喻系统。由于概念隐喻的系统性, 我们可以以一件事或经验来理解另一件事或经验。因此, 概念隐喻对构建我们的感知世界、积累知识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概念隐喻的形成和文化又息息相关。一方面, 文化制约着隐喻思维, 隐喻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而产生, 也可能随着其发展而逐渐消亡; 另一方面, 概念隐喻又对文化世界产生着影响, 它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因素投射到文化世界中, 影响人们对文化世界的理解和体验。隐喻是人们对文化世界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的工具²。简言之, 概念隐喻是已被概念化的隐喻。正如 Lakoff 和 Johnson 所指出的: “隐喻的本质就是以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1](p6)} 我们可用 Lakoff & Johnson 所举的概念隐喻“argument is war”^{[1](p4)} 来理解以下两句中的习语。

1) His criticisms were right on target.

2) He shot down all of my argument.

以上两句中每句里都含有一个与战争相关的习语, 即“right on target”和“shot down”, 通过隐喻“argument is

war”, 我们找到这两种不同的活动之间的相似性, 从而理解句中的两个短语。

(二) 概念转喻

Lakoff 认为转喻是同一个 ICM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内表述和理解“部分和整体”关系的认知现象, 即可用一个部分来认识另一个部分或整体, 两者具有接触或邻近关系^[2]。一个 ICM 是一个有组织的概念结构知识域。Lakoff & Turner 认为转喻是在一个认知域中的概念映现, 这一映现包括的“替代”关系主要是指称^{[8](p35)}。它起着一种参照性功能, 可用一个实体去代表另一个。请看下列:

3) Mary is a green hand.

此处, 我们用“a green hand”代表毫无经验的新手。所得出的概念转喻为: “the hand stands for the person”。类似的概念转喻在日常的思维和谈话中大量地存在。概念转喻有以下明显的特征: (1) 它是一种认知过程, 会出现在有 ICM 的地方; (2) ICM 这一心理桥梁使形成概念的人可及想要描写的目标, 这涉及到“来源义”(转喻体) 和“目标义”(目标体) 之间的关系——转喻体为目标体提供了心理可及; (3) “‘来源义’和‘目标义’之间的关系是偶然性的, 没有概念上的必然性。转喻的目标义是突显的, 而来源义是作为背景的”^{[4](p1-6)}。

(三) 规约常识

规约常识被定义为关于某个或某些概念领域的知识。^{[3](p3)} 这些知识是某一文化中所共有的, 是那些不言而喻的知识。不论在何种文化中, 都会有一些基本知识(如身体的各个部分、建筑物、火、容器等)。我们可以用这些基本知识去理解较抽象的某些体验。例如, 关于眼睛我们有许多常识: 它们的位置、结构、使用、以及眼球的移动等等。而在日常交流中, 眼睛的一个常识是两个人眼光的相互对视, 特别是当我们表示互相同意对方的意见时。下列中我们就将这一常识用于理解短语“see eye to eye”:

4) It was difficult for them to live together because they did not see eye to eye.

可以看出句中的短语意思是“取得一致意见”。以上是 Lakoff 的三种认知机制理论,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这三种理论在习语的理解过程中的作用。

二、习语的认知解读

习语不仅是一种修辞形式, 更为重要的是, 人们利用它建立起相关的经验和理解力。习语帮助我们获得接近现实的认知。既然构建意义的目的不仅仅是用于“读”或“编译”, 那么语言的非字面意义的使用并不构成一个特殊的问题。对习语的习惯义和字面意义的理解是一种很明显的创造性活动, 包括了认知主体的智力活动模式和他们以往的生活经验。事实上, 我们发现对习语的理解有时更多

[收稿日期] 2009-04-30

[基金项目] 2008 年河北工程大学青年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狄伟进(1975-), 男, 河北定州人, 讲师, 研究方向: 英语语言文学。

地需要创造力而非语言知识。习语既然属于一种自然的语言现象,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在对习语的理解过程中同样可以利用上文曾提到的三种认知机制。在我们开始分析习语之前,首先要明白习语是某个语言团体的一种特殊理解方式。有些习语到今天已被语法化,有的失去了其最初的意义。习语使用范围的缩小,导致它们被当作具有特殊意义的固定结构。

(一) 概念隐喻与英语习语

所谓隐喻就是从“源域”(source domain)到“目标域”(target domain)的部分特征(可能是原型特征,也可能是非原型特征)的投射体现。“源域”一般来说是易于描绘的、熟悉的和明确有形的,而“目标域”则不易于描绘、不熟知而且抽象。^{[5][13]}如在日常生活中,“火”为我们常见,我们也了解它的功能、特性等。我们对“火”这一概念相当熟悉,因此有关“火”的一些概念可用来帮助我们理解情感和生活领域中的一些抽象概念,如生气、爱、想象、矛盾、热情、危险、能量等。在构成抽象概念中,“火”的概念隐喻可归纳如下:

- anger is fire (如 spitting fire)
- love is fire (如 the fire... died out)
- imagination is fire (如 set fire to... imagination)
- life is fire (如 the sparks of life)
- danger is fire (如 pull the chestnuts from the fire)

这些概念隐喻存在于人的概念体系中,并在抽象领域(如“生气”)与具体领域(如“火”)之间起一种连接作用。

概念隐喻,因长期地使用,已被约定。在我们的推理和理解过程中,它们自动地发挥作用。习语中各语言组成部分并非任意地结合在一起,相反,它们的组合是有目的的。意义不是客观地包含于语言之中,它是通过人的理解而形成的。同样习语的习惯意义也应该是同人的概念体系相结合,通过理解而形成的。所以如果学习者结合上下文的语境,并将语境融入对习语的理解之中,那么大部分习语的概念意义应该是可以推知出的,也就是说其语言成分同习惯意义之间的关系并非任意的。

概念隐喻可以给习语产生相似的和广泛的意义。比如,通过概念隐喻“anger is fire”,我们知道了习语 spit the fire and fan the flames 意义大致相同,但我们又自觉地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之间存在着区别。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用概念隐喻来获知某个习语的准确意义呢?或者我们能不能区分意义相近似的习语呢?回答是肯定的。

Lakoff 指出概念隐喻是“源域”与“目的域”之间的一系列对应关系,其对应包括:^{[7][18]}

- 源域中的实体对应目的域中的实体;
- 源域中的关系对应目的域中的关系;
- 源域中的特性对应目的域中的特性;
- 源域中的有关知识对应目的域中的相关知识。

根据这一系列的对应,关于“火”这个范畴,我们就可以找出对应关系。源域:燃烧的物体,状态,燃烧的起因,其开始与结束,持续性,所使用的能量,强度,效果及颜色。目标域:生气状态中的人,生气的状况,起因,生气状态的开始和结束,其持续性,生气的激烈程度,生气产生的效果,其外表的物理性变化。认识到这些相关对应之后,我们就把两个相对应领域中的特定方面加以比较和选择。在此以“生气”这一状态为例,通过隐喻“anger is fire”进行分析。请看例句:

5) I meant no harm by my remark, but she flared up at me as though I had insulted her.

6) Smoke is coming out of her ears.

7) Her eyes sparked with fury.

8) He was red with anger.

9) He was doing a slow burn.

以上五句中,“flare up at”和“smoke coming out of

one's ears”意思是“非常生气”,其强度大于“eyes sparked with fury”,因为它们表明“火”的不同阶段。而“being red with anger”指的是由生气而引起的物理性变化,与“火”的颜色相对应。“doing a slow burn”则对应“火”的持续时间。因此,这五个例子中与“火”相关的各个习语,在我们发现其“源域”与“目的域”的相关对应后便可被理解了。

在这里我们仅以“anger is fire”为例,但事实上有许多概念隐喻都具有这种特性。如果我们能在源域与目标域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的话,我们就应该可以推断出一个习语的准确意义并区分几个相似的习语。

(二) 英语习语与概念转喻、规约常识

转喻与规约常识是另外的两种认知机制。在对习语的理解过程中,它们也是概念体系中发挥作用的要素。转喻不同于隐喻之处在于它只包含一个领域,主要起参照作用,允许我们用一实体去代表另一个实体。^{[11][136]} 看下列:

10) When the staff walked out, the boss sat down and lit a cigar. He's a cool hand all right.

在习语 a cool hand 中,单词 hand 用以代表一个人,这样使用是因为概念转喻:以部分代全体的存在。另外对这一习语的理解还需要一些其他相关知识。我们都知道手是人身体的一部分,而在我们镇定时,手一般是常温的,在我们激动时,就会产生一些物理的变化,比如手可能会变热。这些知识对完整地理解这个习语很有帮助,而这类知识就是规约常识。在上例中,有关手的规约常识包括:组成部分、大小、形状、使用、功能和在手臂中的位置等。有关手的习语可能要通过隐喻、转喻和关于手的常识的结合才能得以明确。在此我们主要通过转喻和规约常识来分析习语,所以我们更多的关注这两方面。让我们继续看看规约常识。请看例句:

11) Whenever we asked Mr. Johnson for money for the charity, he responded with an open hand.

习语 with an open hand 的意思是“慷慨地”。我们可以想象出他给别人钱时慷慨的样子,从不要求回报,从不吝啬给别人钱。在英语中,我们也发现的确可使用某些短语(如, tight-fisted, closed-handed)来表示与之相反的意义。

从上例中,我们看出:在我们理解这两个句子时,关于手的常识起了作用。事实上,在我们理解与手有关的许多习语时都离不开这些常识,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手实在太熟悉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规约常识对习语的解释作用是直接的。但有些与手有关的习语,好像又不能只简单地运用与手有关的常识进行理解。在大多数情况下,概念转喻所产生的明确性更为显著。请看下列:

12) Why don't you try your hand at weaving? You might do just as well as us. 在例句 12) 中,习语“try one's hand at”分别表示“某人干某事怎样”和“不插手某事”。而这两个意思都是根据转喻“hand stands for action”而来的。与这一转喻相关的习语还有 sit on one's hands, put one's hands in one's pocket。

为了更准确地理解一个习语,除了以上三种认知机制外,我们还可以结合 Lakoff 所提到的三种不同的隐喻:本体、方位和结构隐喻。^{[11][164]} 对习语进行分析理解。方位隐喻是指由一个概念形成的两个概念间的完整体系。这种隐喻常常是空间方位性的,物体和人自身的身体都会占据一定的空间位置,而这一切反过来又为我们提供了方位。

本体隐喻是一种将事件、活动、感情、思想等都看作物质和实体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可将自己的经历体验看作是分离的物质和实体。结构隐喻是将一种概念领域中的结构关系映现为另一种概念领域中的结构关系。下面我们分别讨论。首先看短语 gain the upper hand 在句中的使用:

(下转第 111 页)

Study of engineering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at engineering course in my university

LIU Zhi - min¹, YU Shu - zheng¹, ZHOU Qun - li²

(1. College of Electro - mechanical Engineering,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raining of elite with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connotation of engineering practice teaching, The university must vigorously strengthen the practice teaching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practice capability. Through a survey and research in this issue, the paper analyzed the status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engineering practice at engineering course and promoted new development project of engineering practice teaching quality, Which establishes a good foundation in constituting a better engineering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Key words: engineering practice; project; teaching base

(上接第101页)

13) He was much stronger than his opponent and soon gained the upper hand.

句中,单词 hand 根据概念转喻“the hand stands for control”而获得明确的意义。单词 upper 极有可能来源于方位性隐喻“control is up”。^{[1](p15)}这两个单词明确后,我们就可以解释该习语了。该习语的意义由以下部分构成:单词 hand 的意义为转喻“the hand stands for control”,单词 up 的明确意义为隐喻“control is up”。

根据本位隐喻“the hand is container”、^{[1](p29)}转喻“the hand stands for activity”以及“the hand stands for control”我们可以理解下句中的习语“keep one's hand in”的意义:

14) Rose keeps her hands in during the winter on the indoor tennis courts.

习语 keep one's hand in 的意思是“使技艺不荒疏”。再来看 Lakoff 所说的结构隐喻。我们举一个与手相关的例子来看。习语 have clean hands 意为“清白的或行为合乎道德规范的”。这一意义可看作来自转喻“the hand stands for the activity”以及结构隐喻“moral / ethical is clean”。

在以上分析中,我们将习语分别同三种认知机制结合加以检测,我们注意到一个习语的明确意义很少由一个单独的源域所决定,不同的源域对习语的含义确定都有作用,也就是说,对一个习语的理解需要一个或多个认知机制。请看下例:

15) I'm willing to go with you but I'm tied hand and foot to my work.

习语 tie one's hand and foot 的含义通过概念转喻“the hand and foot stand for the activity”、概念隐喻“freedom refers to having the hand free”以及关于手的常识这三种认知机制加以明确。

三、结语

综上所述,习语的本质是概念性的,意义是可分析的。三种认知机制,隐喻、转喻和常识,为英语习语提供了充分的概念理据,而且,它们常常在习语中同时映现,紧密地交织在习语的产生与意义发展之中。这一全新的习语认知观不仅为我们探索习语意义的来源提供了新的途径,同时也启示我们,在习语学习的过程中,可以借助三种认知机制弄清词源,从而加深对习语本质的认识,提高其运用的准确性,并深化对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关系的理解。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2]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3] Kovecses Z, Szabo P. *Idioms: a view from cognitive semantics*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6, (17).
- [4] 张辉,孙明智. 概念转喻的本质、分类和认知运作机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3).
- [5] Indrukha B. *Metaphor and Cognition: An Interactionalist Approach* [M]. Th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2.
- [6] 骆世平. *英语习语研究*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 [7] Lakoff G.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 [8] Lakoff G. & M. Turner. *More than Cool Reasons: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Press, 1989.
- [9] 张莉. 言语幽默的语用分析[J].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 2009, (1): 126 - 127
- [10] 高楠. 商务英语中的修辞特色[J].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 2009, (2): 111 - 112

[责任编辑:王云江]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English idioms

DI Wei - jin, ZHOU Kun, ZHAO Jie - yu

(College of Arts,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g - linguistic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emantics basis of English Idioms. Three cognitive mechanisms, that is, metaphor, metonymy and common sense,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asoning process of the semantics of English Idioms, which further confirmed the separable characteristic of English Idioms' meaning,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of three kinds of cognitive mechanisms for understanding English Idioms.

Key words: English idioms; cog - linguistics; metaphor; metonymy; conventional knowledge